莊勇

倒行逆施政策將造成負面後果

閒話雜談

近日，一名旅居海外的中國大陸網民在社交平台公開申請付台灣觀光入境許可證的補件通知，稱因酒店訂單中出現「中國台灣」字樣，被要求去除相關表述，並手寫簽署包含「尊重台灣為主權獨立之國家、兩岸互不隸屬」等內容的聲明，事件在島內旅遊界及大陸國台辦，均引發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和爭議。台灣移民署回應稱，此舉是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觀光許可辦法》等規定進行審查，若發現有貶損台灣尊嚴的言行，可依法不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

台灣當局現時基於兩岸政策與安全考量，而只允許旅居海外及港澳等地的大陸民眾申請赴台觀光的做法，不僅是不近乎人情和不得人心，還嚴重打擊了當地觀光產業的復甦。許多台灣旅館、餐飲、遊覽車及免稅店業者指出，大陸遊客曾是台灣入境旅遊的重要客源，限制措施導致相關從業人員生計受損，並呼籲當局盡快解除「禁閉令」及恢復兩岸正常旅遊往來。

沒想到，民進黨當局不僅未能順應民意，放鬆相關政策，而是變笨加厲，現在連旅居海外的大陸民眾也不放過，竟然逼迫他們先簽署「台獨聲明」方能入境。此舉顯然是民進黨當局蓄意阻擾兩岸旅遊及各領域交流，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依據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雙方之間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既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那麼台灣就是中國的隸屬地區，何以酒店訂單出現「中國台灣」字樣，人家的赴台旅遊申請隨即遭拒？

人家純粹是赴台旅遊觀光，根本沒必要作出任何政治交代。此外，簽署「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和「兩岸互不隸屬」的「台獨聲明」，反而是違反了當地的「憲法一中」論述。

民進黨當局的限制措施，只會損害台灣的經濟，以及民眾和業者的利益，這些錯誤決策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和經濟代價，最終都將需要由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來承擔！

11/18/26（三）

莊杰森

少一點鋪張，多一分教學保障

——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之十九）

各說各話

倘若教師中文基礎較為有限，在經過適當培訓及教學輔導後，或許可以勝任小學低年級的基本識字、認讀、簡單會話等入門課程。

至於小學中、高年級，甚至中學階段，課程內容涉及詞語辨析、閱讀理解、作文訓練、語文修辭，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等較為深入的知識，教師不僅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中文能力，更需要持續掌握有效的教學方法。

根基未穩、何以教好華文？

倘若教師本身對課文的理解程度不夠透徹，或無法準確解釋詞義、語法及文化內涵，又如何引導學生深入學習，提升中文程度？

這些問題，尤其有賴學校校長及教務主管、或具社會聲望並有專業經驗的評選人士嚴格把關，另亦透過定期追蹤檢核、專業輔導、教學評鑑及在職進修等機制，從旁觀察協助教師持續提升教學能力。

最令人擔憂的是，倘若學校只為填補師資缺口，便勉強安排尚未具備相應教學能力的人員擔任中高年級課程，而缺乏必要的職前督導與支援，恐怕不僅無助於改善華文教育，反而可能使學生的中文基礎愈趨薄弱。

若再缺乏教育熱忱、教學態度敷衍，則受教學生日積月累的學習落差，將更難彌補。

華文教師不能只求有人站上講台，更必須確保站上講台的人，真正具備傳道、授業、解惑的能力。

重質留才、實現造血願景

造血計劃推動多年，僑社工商界與熱心教育人士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為培育華文師資付出諸多心血。這份長年支持華文教育的熱忱，令人敬佩。

然而，善心的投入固然可貴，亦須配合嚴謹的制度規劃，更不能以培訓名額、畢業人數或活動成果，作為衡量計劃成敗的唯一依據。

筆者認為，主辦單位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學員篩選、培訓追蹤及成效評估制度，定期向僑社公開招生、畢業、退學、履約及留任等具體數據，並重新檢討人才遴選、課程設計、教學實習與畢業後的服務保障。

與此同時，華校也應積極改善教師待遇、工作環境及職涯發展，讓完成培訓的青年看見長期從事華文教育的未來希望，而非僅僅侷限於三年、或五年服務義務條款，創造綿延華教師資的留任基礎。

真正成功的造血計劃，不是把多少青年送進大學，而是能培育出眾多合格良師教育英才，並且願意長久犧牲奉獻，堅守教育崗位。

倘若持續耗費鉅資培養人才，卻最終無法長期留任服務華校，甚至連基本教學品質都難以維持，不僅辜負僑社多年來的殷切期望與投入，更有愧於那些慷慨解囊、出錢出力支持華文教育的有心人士。

華文教育需要的，不只是暫時填補缺額的教師，而是培養出一批真正熱愛教育、專業稱職、願意紮根菲律賓的本土良師。

唯有嚴謹把關，擇材適所，長期留任，造血計劃才能真正發揮長遠功效，為日益薄弱的華教根基注入持續不斷的新生力量。

深耕學養、方能傳承文化

據筆者了解，有些學校選拔原來毫無中文基礎的菲裔中學生，培育他們成為未來的華文教師。這些學生願意

從頭學起，這份勇氣與學習意願，殊為可貴。只是從初學中文，到能以中文修讀大學課程，再到能獨立站上講臺，每一階段皆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學校既然有心栽培，就須在語言學習、升學銜接和師資培訓上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即使有些華裔學生從幼稚園到中學，前後修習約十三年中文，到了需要用中文，閱讀教材、撰寫報告時，仍可能需要一段適應期。那麼，從零起步的學生，若預計在短短一年間打好基礎，隨後赴中國修讀正規大學課程，便應先考慮：屆時他們的程度能否聽懂專業課程的內容，並以中文清楚表達？個別學生或許天資聰穎，但整套培育計畫若以少數資優學生的進度來設定課程，便容易忽略多數學生學習所需。

依筆者觀察，從中文零基礎起步的學員，即使完成「1+4」造血培訓，除極少數表現優異者外，多數仍難以勝任華文教學。各方宜檢視培訓成效，審慎運用本已十分有限的教育資源。較務實的做法，是依循中正學院的「1+2+1」計劃，從接受正規華文教育的本土華裔中學生中遴選有志從教者，按部就班打好中文根基，扎實磨練教學基本功，為菲律賓華校培育明日之師。

華文教師的培養非一蹴可及，密集授課固然可以增加接觸中文的機會，語言能力卻有賴長期運用與練習。何況從學習中文，到懂得如何教中文，還須經過教法訓練、正音、備課與試教，並在練習中學會因應各個學生程度因材施教。每一環節都需要時間調適磨練。

華文教師還肩負文化傳承的責任。一位教師能否把課文裡的文化意涵講清楚，能否用菲律賓學生熟悉的生活經驗，引導他們理解其中的道理，考驗的是教師對語言、文化和學生的理解。既然寄望這批青年將來承擔這份責任，學校就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行以致遠地「學而優則教」。

慶典有度、莫讓排場攀比

姑且不論私人的婚喪喜慶，單是菲華僑社的社團週年慶、就職典禮、學校校慶及校友會會慶等，就已不勝枚舉。從會場布置、宴席桌數、舞台排場、節目演出，到接待海內外賓客，無不講究。有些大型慶典場面盛大，開支動輒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菲幣。

慶典有凝聚鄉情、聯絡會誼之效，禮數自當周全。然而，倘若每逢籌辦活動，首先盤算的是別家擺多少桌、請多少賓客，在「輸人不輸陣」的心態下，慶典便容易淪為排場之爭。

回想當年，僑社前輩勤儉持家，集眾人之力興學育才。如今，有些團體辦一場慶典可以一擲千金，何以一談到改善教師待遇，經費便捉襟見肘？

撙節開支、助良師育良才

華社舉辦慶典時，總有熱心人士慷慨解囊，捐助教育基金。這份心意值得珍惜。每一筆得來不易的善款，都應妥善管理，依捐款用途支用。

倘若一場慶典耗費過鉅，有違辦學應有的勤儉精神，何不從簡辦理，將省下的經費用於改善教師待遇及培育華文師資？讓在職教師安心任教，讓有志從教的青年得到扎實的培訓，正是僑社延續興學育才傳統的具體做法。

筆者建議，由菲華商聯總會邀集各宗親會、商會、社團、華校及校友會，共同推動慶典節約，把省下的經費提撥作為華文教育發展基金。

倘若僑社能以每年籌措至少一億菲幣為目標，持續十年，累計提撥便可達十數億菲幣。可先盤點各團體的活動預算及參與意願，基金可由商總統籌管理、專款專用，訂明申請及審核標準，並定期公布收支、查核結果與執行情形。

<未完待續>

王強

向海而興：閩南遺產與世界的泉州

絲路溯源

菲律賓華人至今仍喚馬尼拉作岷里拉。舊稱自帶一層不必解釋的熟稔：一條街、一封僑批、一間會館，都是故鄉向外延伸的延長線。自王彬街北行，老宅門楣上常懸著幾個端正的漢字。問那是誰的名號，住戶答得含糊——起厝的人題的，寫他父親，或寫他敬重的先生。出錢蓋樓的那位，反倒不在上面。

我最初留意此事，是在翻查僑鄉校舍的題名舊錄。校名或取父母名字各一字，或取合力興學的鄉賢師長，或取洛陽橋畔照相館裡那束守了半生的光。沒有一棟樓替出資者立傳。老輩人說得平淡：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門楣的註腳卻冷靜得多——光得先給出去，才照得見後來的人。

一

一座港被寫進世界史，常始於外人替它取的名字。刺桐、Zayton、Quanzhou，幾經轉譯；本地人自己過完的一千年，反倒要等一份遺產名錄來追認。泉州那方波斯語墓碑，替這座城把名字記得比誰都牢，碑下的人卻連姓氏也沒留下。歷史似乎總把命名權判給最不留心存檔的一方。

宋元市舶司把每艘船登記得清清楚楚：泊位、稅則、貨名，一筆不漏；唯獨漏掉那些讓船牽星過洋回來的人。族譜與檔案經常把重大事件記得清清楚楚，卻記不住哪一次海洋風浪改寫了多少人的一生。

然而正是這套只認王侯將相與歷史時間線敘事的秩序，裝進了世界最雜的語法。清淨寺的尖拱、印度教的石刻、摩尼教的殘碑，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與猶太人的墳塋，在同一片街巷裡彼此為鄰——誰也不必先消失，才被允許存在。這並非無原則的混同，而是一種更難的思想格局：求同存異，不要求異邦先變成自己，才肯與之共處。泉州的高度，不在收納了多少外來之物，而在它把差異安放成了日常。多元在這裡不是姿態，而是這座港口得以存續的技術。

二

下南洋的人最懂原鄉是怎麼來的。所謂原汁原味，通常是一個人異鄉安頓之後，才發明出來的故鄉。最怕走樣的東西，恰恰靠走樣才活下來：一段南音、一碗湯，莫不如此。南音在岷里拉會館裡唱，板式未必與泉州老藝人分毫不差；湯裡多放了一味南洋香料，也未必就是失真。越急於證明來歷純正的社群，越是在他鄉的口音裡，為自己的遷徙留下最誠實的證物。

藏在汲水繩裡下南洋的蕃薯籐，救過的性命比任何族譜記下的都多，族譜卻只肯給它留一個「番」字。吃過它的人不較這個真，年年把新籐再插進土裡。一個「番」字既是排斥，也是接納；真正要緊的東西，往往不在名冊上，而在下一季的土裡。

泉州窯的龍甕，本是裝水的，下了南洋卻被供成聖物，用來盛殮未能回鄉的魂靈，早已忘了自己原是裝水的。器物的第二次生命，是離鄉的人給的。

明清以降，這條水路被走成了一張網。馬六甲、檳城、岷里拉、西貢、巴達維亞，會館、義山、華校、批局次第而立。他們帶去宗族與香火，帶回咖啡、香料、蕃薯，也帶回被南洋重寫過的腔調。文化從來不是一次單向的搬運：南洋改寫了閩南，閩南也在南洋被改寫。所謂閩南文化的世界性，並不在於它走了多遠，而在於它走到哪裡，都肯與當地長在一起。

三

僑批是這套邏輯最精確的樣本。數目記得越精確，越襯出真正寄回來的東西無從計價。一封信自檳城寄出，經廈門信局轉遞，落到泉漳最偏遠的鄉村，靠的不是郵政，而是一群人約好不把彼此當外人。官府的地圖從沒畫過這條線，它卻比圖上任何一條都準時，連颱風天都不誤。

信比人先到。後走的人替先走的人辦一場體面的儀式，再通知家裡。有人把這種不待言明、人人認賬的默契叫心靈契約；說得樸素些，就是情義——成全他人不是犧牲，而是成就自己的方式。僑社靠著這樣的分工，把一盤散在幾國的親戚，做成了能商量事的一家人。多層治理裡最結實的一層，恰是誰都無權單獨發號施令的那一層；也正因為誰都說了不算，寫信、祭祖、結社、回鄉問祖這些笨功夫，才年年有人接著做。

在岷里拉，這份默契有具體的形狀：華僑義山刻著祖籍地名的墓碑，華校課室一代代念下的閩南話，會館賬本上誰替誰墊過船票。它們都不算宏大的制度，卻比許多制度耐久。以僑為橋，橋不是一座建築，是一次次肯替別人多走一段路。

四

泉州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後，最難保存的，竟是那些讓它在列入之前還值得列入的日常。列名可以護住一面牆，卻護不住點香的那隻手點燃的初心動念；偏偏那一雙雙手造就的城市煙火，才是城與牆的遺址被列名的理由。僑匯蓋起的樓房如今靠一杯白咖啡與娘惹菜被認出來——出錢的人沒留下名字，留下名字的倒是菜單。我們擅長保存物，不擅長保存賦予物生命與意義的人。

所以「興」字不宜讀成榮光的復辟。祖輩隔著船舷看過的世界，如今不在地圖上，而在一份份對接清單與一通通跨洋電話裡。一個社團以「世界」為名，恰因為它能連接的只是世界的若干分之一；所謂世界的泉州，是無數有限之和，其中沒有一個能夠單獨代表它。每一個社團只管接好自己這一小段，接得多了，世界才不得不看見泉州。

歸航之後還要遠航，理由並不浪漫：一本書若把跨洋對話寫成結論，它便恰好缺席了自己所論證的在場。門楣上沒有名字的人，並沒有要求被記住；他們只是把名字讓給父母、師長與還沒出生的人，把錢讓給了教室，把一生借給了後來者。向海而興，說到底不是我們有過多麼輝煌的過去，而是這條路上，始終還有人有海洋一般的胸懷與願景用畢生時間把歷史長河中的一小段，把故鄉與世界鏈接起來。

春秋雨

趣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特稿

大家耳熟能詳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源於佛家。而作為成語，它出自吳承恩《西遊記》第十六回：唐僧和行者（孫悟空）師徒二人西行取經路上，來到觀音禪院。寺院和尚將唐僧引進大殿，命道人打開殿門，請唐僧朝拜。和尚去打鼓，悟空則去撞鐘。唐僧祝拜已畢，和尚住了鼓，但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道人說：「拜已畢了，還撞鐘怎麼？」行者方丟了鍾杵，笑道：「你那裡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可見，悟空對撞鐘雖不精通，但還是很用心的。

寺院和尚撞鐘，我們在影視劇中經常見到。如今，有的寺院在每年辭舊迎新之夜舉辦這一活動，讓遊客體驗撞鐘的神聖感與趣味性。但在佛教中，寺廟和尚撞鐘是很莊重的一個儀式，與誦經修佛不謀而合，頗有講究。首先，撞鐘在時間節點上分晨鐘、暮鐘，也就是只有早、晚時撞鐘，其他時間通常不撞鐘。而且撞鐘之前要誦讀佛經，誦讀完佛經進入撞鐘環節。其二，撞鐘力度要緩急有致，恰到好處，20分鐘內撞擊108下，抑揚頓挫，高亢洪亮，迴盪不息，不能沉悶雜亂。還有一點尤為關鍵，即晚上撞鐘的最後一下必須落在午夜和凌晨相交瞬間。這對撞鐘和尚而言是不小考驗。

出家人做和尚，無異於從事一種職業生活。要學習文化、誦經修佛，還要勞動、健身等，事事都需潛心用功，刻苦修煉。負責撞鐘的和尚，必須心無旁騖，專心致志。撞鐘前要靜心，撞鐘時要用心，撞鐘後要安心，方可撞出清晰洪亮的節律感和神韻。

佛經云：「聞鐘聲，煩惱清；智慧長，普提升。」寺院和尚撞鐘，強調節律，寓意廣博。首先說撞鐘節律。寺院鐘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器樂，特別是重大法事活動，撞鐘節律非常嚴謹。有人說，撞鐘節律是「緊7下，慢8下，平穩舒展20下」，如此3遍之後，最後再撞3下，合起來就是108下。還有人說，是「緊18下、慢18下，不緊不慢再18下」，如此反覆兩遍是108下。所以撞擊108下，說法也有兩種：一說，佛教認為人有108種煩惱，晨鐘暮鼓撞擊108下，煩惱即可解除。這與佛珠108顆、誦經108遍、菩薩108尊等寓意相同。另一說，清陳元龍編著《格致鏡原》中云：「凡撞鐘一百零八聲以應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五天一侯）之數。」合為108，象徵一年輪迴，天長地久。兩種說法各有千秋，前一說貼合佛教文化，後一說凸顯我國農耕文化，均寓意吉祥美好。

寺院鐘聲是我國古詩詞不可或缺的元素，經常出現在文人墨客筆端。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鳴鐘香鼎繞紅塵，朝拜誰來覺了因」「飛閣丹霞上，白雲幾度封。蘿懸千洞月，風落半空鍾」等。每每讀到這些詩句，都會讓人沉浸在空明悠遠、蕩氣迴腸的鐘聲中。

如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之要領內涵，在有些人認知理解中，似乎缺少了寺院和尚撞鐘那般張弛有度、持重虔誠情懷，與每做一事必善始善終之原意相去甚遠。因此，很多情況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變成了貶義詞，成為責備批評做事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的俗語。倘若用此標準衡量彼時行者撞鐘之舉止態度，也許也不算為過。

大眾論壇 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文責自負 作者觀點 不代表本報立場